



戊寅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韓魏趙

雷氏曰

魏趙韓齊燕楚及秦是為七雄

韓武子其先與周同姓後事晉封于韓自武

魏武子畢公時秦王嘗欲伐魏或曰文侯師于

賢國民稱仁上義客陵干木過其閭君禮人
軒卽竹淳于兒之徒矣○惠王時有女子化
為丈夫○其先畢萬事于晉獻公封于魏

至在河東郡至悼公在絳陽文武復魏自畢萬

趙武子其先與秦同相後造父為穆王子惡來季勝

為城同姓趙氏至敬侯都邯鄲自後至大王嘉

年齊燕楚
秦見上注

庚辰安王驕烈一名龍威治二十六年

辛巳二年晉分為三晉趙魏及韓同謀滅晉三分其地也

丙申齊滅

戊戌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

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曰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相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相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相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相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

馬鳴花
番身

惺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相謂此大士者昔為

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鳴花路王運神力今

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

曰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

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

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

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

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閱全身

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丙午烈王喜安王子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癸丑

顯王扁子烈王在位四十八年時蘇秦遊說六國

甲寅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甲子三九

王十二年

辛未

世尊示滅六百年矣

甲午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什地師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拍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法一義說偈已

相現金龍降魔為說性海法門

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螭蟻潛形坐下師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

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辛丑

慎靚王定

顯王

治六年

王時六國皆自稱王

丁未

披王延

慎靚王子

治五十九年

東西周分治為諸侯所侵王與其人無異王徙都太子治東

甲子

十八年

丙子

三十年宋滅矣

壬辰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鱗祖直進不顧遂盤繞祖身祖曰與受歸依鱗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忘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鱗身住

比丘悟汝墮為鱗身

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
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心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
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亦聽受
耳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
龍鱗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
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
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以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
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
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汝眼藏付囑於
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汝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汝

非愚亦非知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
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赦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乙巳

○王與六國攻秦昭王怒攻西周王懼伏于秦盡獻
其邑是年秦使將軍摎攻之取九鼎寶器王漸而
卒乙巳上八百六十七年內三
百二十五年載春秋周滅

右周合三十七君八百六十七年

秦 雷氏曰昭襄孝文并襄始皇胡亥
子嬰秦朝六君四十九年

丙午

昭襄王穆惠子姓嬴氏王水德都咸陽今京兆也治五年
至始皇時建亥正通霸五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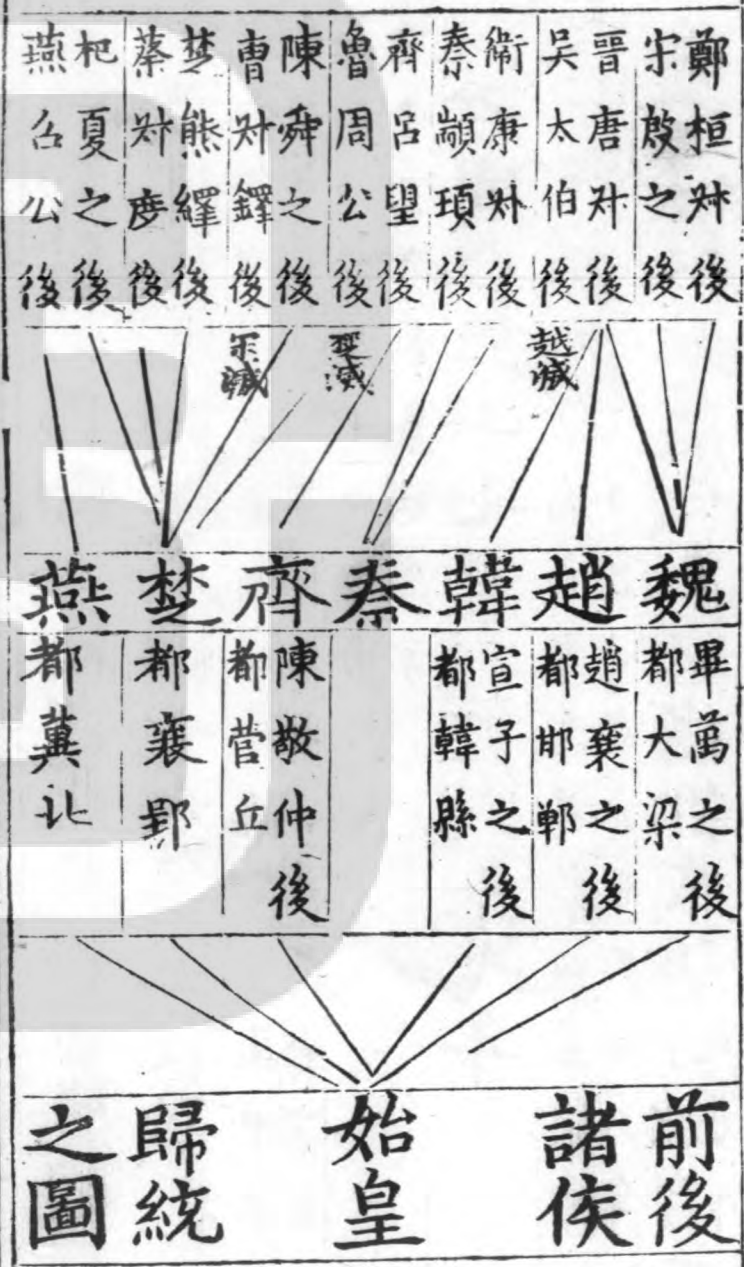
辛亥

世尊示滅七百年矣
孝文王戊昭王元年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施苑囿除

喪在位三月運數一年

王子莊襄王楚孝文王子以相治三年○次年癸丑日食

○十四國諸侯 ○戰國七雄



乙卯 始皇政 年莊襄子昭四十八年正月旦日生于邯鄲其

萬世獨稱曰朕監築長城皆自二月朔衣服不章

趙高李斯為相蒙恬白起驕縱周遊天下國平

稽瑯琊申崩于平臺矣 治三十七年十壽五

甲子 下今遂諸侯客李斯諫而止

辛未 滅韓

癸酉 滅趙

丙子 滅魏

戊寅 滅楚

己卯 虜燕王喜

通車四卷

庚辰

滅齊

壬午

二十八年東巡郡縣上卸嶧山及登瑯琊刻石頌德
又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值風雨於松下曰封五大夫
又遣徐福求仙

癸未

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
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
時國事區區弗克敬奉

丁亥

築長城

戊子

焚書

己丑

坑儒作阿房宮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

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其

者為說妙法透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

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

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

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眾中

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

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

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

造大智
度論及
中論等

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
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眾
聞偈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為剃髮命諸聖授
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眾皆宗仰尊
者悉為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
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
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
於汝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汝訖入月輪三昧廣現
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眾共建
寶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壬辰

二世胡亥

位治

癸巳

甲午

劉季起沛項羽起於東亞諸侯
伐秦陳勝吳廣起天下六瓦矣

三世子嬰

扶蘇子○初趙高使增闔樂毅二世乃引
重佩之百官莫從將上殿欲壞者三高
知天命不與乃立子嬰即位三世殺趙高子壽官
夷其三族○後沛公入關于嬰即係頭以細白馬
素車奉璽降于軻道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既
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灞上○項羽後入關遂
殺子嬰秦
遂滅矣

右秦

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
居帝位凡十五年而漢滅之

西漢

雷氏曰

漢高惠呂文景武昭昌邑宣九
成哀平孺十有四君二百十四

五ノ五

角成四卷

乙未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邦

初字季姓劉氏王大德治十二年

陽里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亭長單父呂公妻之以女曰呂嬃

中放之後人冠若士額從者十人初

之秦二世九年布衣起于沛

沛縣人秦二世九年布衣起于沛

項王項羽

項羽字羽

丙申

二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

丁酉

使英布殺義帝于緄是年滅韓趙魏三國

戊戌

滅齊

巳亥

滅燕與項羽約洪溝為界以今天下

庚子

會諸將圍羽於垓下虞姬自刎

辛丑

改咸陽為長安

丁未

孝惠盈字日滿高祖子母呂氏十七即位見母殘酷

始有笛仲帝時立

宮葬安陵壽二月崩于未央治七年

癸丑

起長安西市脩建倉教

甲寅 高后雉 姓呂氏單父呂公女少帶幼太后臨朝

誅諸呂 治八年 壽七

乙卯 地震。六月晦日食。行八銖錢

丙辰 秋星晝見

戊午 五年南越王自稱武帝

己未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庚申 正月日食

文帝恒 高祖次子母薄姬初呂后封諸呂為王陳平

寬惠溫純謹察不華飾百姓富樂自即位後凡

利下詔 治二十三年

甲子 文帝三年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

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樹知是智人

先遣侍者以端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見之即以一針

投之而進忻然契會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坐現月輪

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師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

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師得法後至毘羅國彼有長者

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

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

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

師資針 鉢相接

比丘處
活信施
故報為
未耳

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
 道眼未明以虛窟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
 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
 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
 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
 衰老不能事師願舍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
 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
 因即與剃髮執事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
 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眾中彼問祖曰汝何
 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

執長旛
傳外道

又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祖曰
 我灼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
 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
 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
 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
 時眾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乃告上只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為
 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說偈已入奮迅
 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眾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
 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乙酉

景帝啓文帝子母實氏三十二歲即位好黃老二子

丁亥

官葬陽陵治十六年

辛亥

世尊示滅八百年矣

戊戌

武帝徹改建元

辛丑

治五十四年

乙巳

改元光

丁未

改元狩

己未

改元鼎

庚申

改元朔

癸丑

改元朔

甲子

改元鼎

乙丑

改元鼎

戊辰

改元鼎

庚辰

改元鼎

壬辰

改元鼎

甲子

改元鼎

乙丑

改元鼎

戊辰

改元鼎

庚辰

改元鼎

壬辰

改元鼎

甲子

改元鼎

乙丑

改元鼎

戊辰

改元鼎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
後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
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
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

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相與眾伺之經三
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安邪曰身心俱
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
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
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
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
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
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
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
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

釗取梵
宮香飯

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
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
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曰我已無我故汝
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
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
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
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
難提分坐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
當知與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
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

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羅
睽羅多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
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
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
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
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
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
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
非有無相内外云何起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
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手入地
輪際取
甘露水

辛未 改元封

丁丑 改太初

辛巳 改天漢

乙酉 改太始

己丑 改征和

庚寅

乙未

辛丑

丁未

○ 巫蠱起江充等掘蠱於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
斬充與巫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六營數萬
昭帝弗 武之輔政至戊申四月崩未央宮葬于平陵

壽二十 治十三年改始元

改元鳳 ○ 上官桀子安與霍光爭權
帝終知霍光之忠烈矣

改元平

生而能言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
 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
 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
 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
 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
 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
 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
 窟焉乃燕寐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
 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
 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

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
 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
 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
 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祖問汝幾歲
 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
 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
 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當何所表
 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
 似彼父母聞子語即舍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
 訖名伽邪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祖問鈴鳴邪

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
 曰俱寐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曰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尔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
 樹下歸寐其垂蔭後齋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
 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
 歲也

戊申

昌邑王

各賀哀王體之
 子武之孫在位二十七日
 狂

與田延年白太后輔之者二百餘人雅王吉龔遂以
 昌邑辟臣不能輔之者二百餘人雅王吉龔遂以
 數諫得免

生而足下有毛

宣帝詢改本始

武帝曾孫廢太子孫生而足下有毛
 初名病已及太子被巫蠱事已在

祿賴丙吉救養在於掖庭外家霍光廢昌邑奏太
 后就民間迎之即位速方來朝号中興主壬申十
 二月崩未央宮壽治二十四年時穀一
 四月十三葬杜陵

壬子改地節

丙辰改元康

庚申改神爵

甲子改五鳳

戊辰改甘露

辛未

帝興自民間知民疾苦魏相丙吉為相黃霸
 龔遂為太守從耿壽昌奏置常平倉以利民
 世尊示滅九百年矣

時北天竺富婁義國有大論師名憍尸迦三子同號
 婆蘇盤豆此曰天親長曰阿僧佉此云無著首暢大
 乘阿瑜闍國大講堂中請聖慈尊說瑜伽論廣明五
 分十七地義次曰伐蘇畔徒此云世親首學小乘造
 俱舍論後從兄化演暢真宗造唯識等窮探大義勿
 曰比隣持弗婆提此云獅子覺造集論釋大有研尋
 異矣哉三弘中道並譽五天妙旃檀林寧容荆棘俱
 求知足歸真應期御世談玄難可詳矣

壬申 改黃龍

元帝 改初元 宣之子二十歲即位戊子五月崩

治十六年

戊寅 改永光

癸未 改建昭

戊子 改竟寧

成帝 改建始

字太孫元帝子二十即位以諸舅王
 侯等為列侯更適為相五侯專政賢
 臣屏退甲寅三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月崩未央宮

癸巳 改河平

丁酉 改陽朔

辛丑 改鴻嘉 光祿大夫劉向傳比觀
 典籍往往見有佛經

乙巳 改永始

戊申 入胎七日而生

第十八相伽邪舍多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曰時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闔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

誠出家受具訖付汝偈曰有種有心地曰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汝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已酉 改元延

癸丑 改綏和

識人未

乙卯 哀帝欣改建平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十九即位六年庚申六月崩未央宮葬義陵壽二

五十 在位六年

已未 改元壽

景憲使西域大月氏王令木子口接獻浮圖經

辛酉 平帝衍改元始 元帝庶孫中山孝王興之子三歲封

王莽秉政乙丑崩未 治五年 加王莽為大司馬又

立莽女為后 莽加宰衡

丙寅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成侯顯之子莽既為平帝嬰在

至戊辰而崩 治三年 莽初行捐公故事一如天

戊辰 改初始 王莽即位符

新室 姓王氏都長安雷氏曰合莽玄盆子

已巳 莽字巨君 封新都侯以女為正帝后後篡位初

號大新至地皇四年 在位十五年 改元建國

改天鳳 為漢光武軍師終之

庚辰 改地皇

壬午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

為自在天人 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初

利 欲界第二天 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

于梵天 馳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

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闍夜多問

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

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

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

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毒遂去義凶便謂曰

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曰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知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闇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惠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祖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拍瓜勢面

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而入寂滅闇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癸未

淮陽劉玄

字聖公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景帝生長沙王叢春陵侯買戴侯熊渠蒼梧太守利

子張生聖公為王素懦弱羞愧汗流舉手不能言二年曰收馬于郊下曰緇殺之光武使卿高葬于

治二年改元更始

甲申

劉盆子

太山人陽城王章之後憲武侯萌之子初與樊崇起皆朱眉破莽建武三年降于光

治一年

東漢

都洛陽姓劉氏王火德

雷氏云

光明章和瑒安比鄉順中貧桓靈獻遭殃

乙酉

世祖光武帝秀

字文林南蔡人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王叢生春陵侯買鬱林太守外

合十三主

用鉅鹿都尉回南頓令欽之子生有赤光照室既長
丁巳二月崩于南宮前
發壽六十二葬原陵 治三十三年改元建武

戊戌 封孔子為褒城侯

辛亥 世尊示滅一千年矣 此後護法諸大菩薩
等相次出世造論矣

丙辰 改中元。京師有醴泉出飲者疾愈矣

戊午 明帝莊 光武第四子十歲通春秋三十八即位大興儒
學乙亥崩于東宮前殿壽四十八葬頭節陵

治十八年改元永平

辛酉 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至殿庭旦集群臣

今占所夢通人傳毅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

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

咸悉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

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

聖人生也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後一千

年聲教被及此土王使鑿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

是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秦憬

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果遇迦葉摩騰

竺法蘭二三歲持優填王第四造白氈像并四十二

章經愔等奉迎而歸于洛矣

甲子 教流此土十二月三十日愔等迎二沙門至于洛陽

帝令模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并洛京西門以示萬姓梵漢二經安蘭臺石室

己巳

詔以釋迦寶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帝於城西雍門外立寺與騰蘭居之以白馬駝經而來遂名白馬寺騰蘭初譯四十二章經帝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曰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惟民呼為聖冢曰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歲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冢而騰蘭隨往禁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

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珙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矣

庚午

辛未

壬申

法蘭出十地斷結經

○楚王英皇弟也學黃老與佛作圖識以謀反寢徙陽自殺累及千餘人

釋道比較焚經是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褚善信等上表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西嶽道士劉正念等北嶽道士桓文慶等東嶽道士焦德心

等嵩嶽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煉才祁文信等
 一千三百一十人表以奏聞勅納表遣尚書令宗庠
 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
 時道士等將真元五訣符錄等五百九卷茅成子等
 二十七家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
 壇上褚費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道書皆滅
 灰燼褚費二人自感而死次將梵本火然赫奕宛如
 鼎新更增光潔時摩騰法師神變凌空泠然偈曰狐
 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山嶽燦法
 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乃

極道比
 較焚經

至弘宣法戒嚴等神通勝事驚心士庶投誠出家者
 衆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一千餘人出家慕道
 四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抽簪落髮夫人
 王婕妤等與宮媛二百三十餘人厭俗歸真南嶽道
 士葬褚善信不蒙披剃既而明帝護齋親與下殿廣
 施衣鉢大啓玄宗廣度僧尼高宗十寺城外七寺安
 僧城內三寺安尼寺之得名自斯而始備如佛道論
 石室論云昔西域聖人之教既非衰周暴秦之君
 能致然西漢二三英主有可致之德而聖教亦不
 至獨現夢於顯宗凡近古高僧皆推聖人去世登

千載而後教至曾未有考著顯宗之德有必感聖人之理此予通論所以作也夫兩漢有天下傳一十四世有君德者二祖四宗而已二祖蓋立極之主固無可議者三宗各有其美而不能已其弊唯顯宗為至焉有太宗恭儉之美而文雅威重過之有世宗經畧四夷之勲而無世宗淫侈之弊有中宗政治之明而崇儒尚德過之斯蓋兼有三宗之長而無三宗之短是以班固傳毅頌其勲德於漢為宸盛然世之學者不以班傳為信徒見鍾離意傳謂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蔽為明遂以此為顯

宗實錄嗚呼豈萬論哉昔仲及平章討論五帝三王治具以貽後世迨其及遭暴秦燔毀之餘世宗僅能舉之而已至顯宗乃始躬行儒術尊養三老五更饗社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是時冠帶搢紳之士園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濟濟乎洋洋乎由三代以來儒風之盛莫甚於永平時也及章和之後諸儒開館授道著籍者動逾千數蓋永平之化行猶周南麟趾之應也初雖獄訟繁劇帝臨政刻意裁斷精嚴蓋善善惡惡之實猶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暫臨夾谷而盡誅優倡此

誠不可以少假仁恕也謂之褊察則過矣予謂使孔子復生必曰顯宗吾無間然矣由顯宗包舉西漢三宗之美躬行古帝王之道此所以精爽與吾佛感通而聖教日之被于中夏與儒相表裏而廣天下以善也夫豈偶爾哉

甲戌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壯天竺國人也智惠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為首者名婆脩盤頭此編行云常一食不卧六時礼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

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糝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懽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礼謁

策杖倚
壁畫佛
面遂失
二果

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
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
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
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唯願大慈以
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
下合無生同於汝界性若然如是解通達理事竟付
汝已不起於坐奄然歸窈冥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
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東漢

丙子

章帝烜改建初

一名烜明帝第五子十九即位戊子正月崩于章德殿壽三十一葬敬陵

治十三年

庚辰

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甲申

改元和

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雀鳳皇白

丁亥

改章和

巳丑

和帝肇改永元

章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崩在位十七葬慎陵

七年

乙巳 改元興

丙午 殤帝隆改延平 和之少年十二月時誕百餘日即位于元興

年八月崩崇德前殿 壽齡二歲葬康陵 在正位一年

丁未 安帝祐改永初 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于年十三即

車華壽三十 葬恭陵矣 治十九年

甲寅 改元初

丁巳 第二十一 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

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
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
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

鵲巢佛
頂感報

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
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
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
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
為世燈惠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久也賢衆又曰汝婦
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

此云野
鵲子

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
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
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
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

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道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毘得舍利建塔當

王子出家

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庚申 改永寧

辛酉 改建光

壬戌 改延光

甲子 王十八年也

北鄉侯懿章帝孫濟王壽之子間太后立之是年三月即位至十月而薨治二百七十二日

順帝保改永建安帝子年十一月十一日崩玉堂前發壽三十葬子

憲陵末寧初為太子在位十九年

壬申 改陽嘉

丙子 改永和

壬午 改漢安

甲申 改建康

乙酉 冲帝炳改永嘉 順帝子母曰虞貴人建康甲申八月即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梁冀輔

政次年三月而崩玉堂 運數一年

丙戌 質帝續改本初 章帝玄孫渤海王鴻之子也八歲即位

將軍與惡之鳩于玉堂 在位一年

丁亥 桓帝志改建和 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十五即位

壽三十六 在位二十一年

已丑 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讓之於父

舍國出家 舍國出家既至洛京譯經二十九部一百七十六卷

邾 音恭 絕筆于靈帝建寧三年曰附舟浮游次廬山之邾亭

廟艤舟祠下廟神靈甚 昨分風送往來之舟有乞神

竹者未許而斫神怒覆 舟致竹斫處過者雀息汗

下高之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乃不

與俱來耶高至廟下神復降與高語奮曰泣曰弟子

家此湖千里皆可轄坐宿多噴今報形極醜又旦夕

且死必入地獄有鱘千段并雜寶玩當為建寺塔為

冥福高許之徐曰然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惡奈何

高曰第出之於是出其首帳中盖巨鱗也高梵語呪

之鱗若雨淚俄不見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呪

勞 去聲

寺塔之始

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高曰廟神已脫鱗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建寺即今大安是也由高而名蓋江淮寺塔之始

庚寅

改和平是年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云支讖至洛

鑄黃金浮圖老子像

陽少時習語大通華言遂譯經至中平年凡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永興元年桓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嚮化事佛

彌威

辛卯

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癸巳

改永興

乙未

改永壽

戊戌

改延熹

乙巳

第二十二祖摩訶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

三十遇婆脩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

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

現一小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

呪術等三眾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眾皆

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

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

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袂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道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脩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荅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己即躡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

施檀撞鐘受報聰敏

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年印土以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惠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

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
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寐
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
乙巳歲也

丁未 改永康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戊申

靈帝宏改建寧

章帝玄孫瀆亭侯熹之子十二即位
巳巳四月崩南宮壽三十四葬文陵

在位二十二年

實武立之

壬子 改熹平

癸丑

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若經棄文存
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謙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
是歲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嚴
佛調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詳曇
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三百餘部

丙辰

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戊午

改光和

甲子

改中平○道始黃巾作叛

初鉅張角儉術治病謀反自稱大賢良師又稱黃

天不數年結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以甲子年同起
殺入建安癸未焚燒郡縣內外大恐舉左中郎將皇
甫嵩討滅之張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戰敗俱斬而盡傳首京師

戊辰 己巳

○蔡稠自稱天子起兵作亂
○益州黃巾馬○黃巾賊起當獄責官宦者
相自稱天子○卜常侍弄權天下大亂

洪農王辯靈帝子即位改元光熹○表術水閣人無少長斬之又改昭寧太原故董卓入朝目

之立陳留王為少帝矣後在位一百七十日

庚午

獻帝協改初平靈帝中子昭寧九年九月董卓廢皇子非立之九歲即位在位三

十年董卓自稱太師劫上遷都長安三

癸酉

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修經傳諸子

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

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會靈帝崩後天下

辟必

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

辟義

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

焉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

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

無仕宦意竟不就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

難辭會牧弟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牧遣騎

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

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

尉行恐界外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

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重違

牟子理惑論

其意諾之適其毋卒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
 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
 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篁世俗
 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
 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
 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
 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
 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

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
 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為
 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
 人彼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
 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碗蜒其外毫釐為
 細間闕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
 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
 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

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絢不失宮商天道法四
時入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
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
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窻而
違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
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
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
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

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
不絕洧沔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遊鬻勿之溪剗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
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
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
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
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
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
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馬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

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
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
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
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
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
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
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
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矣為復好佛道喜
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

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
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
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
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
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况佛
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五經事義
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
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
所怪觀駝馳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臯陶鳥

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倭伏羲龍鼻仲尼反
宇老子日角目寸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
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

粹作
没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
没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
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
口出而父命得甦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自後吳越之俗違於
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
以其斷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
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
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死義不聞譏其毀沒也
沙門剃除須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

虎許

子指貨財終身不娶何遠其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
 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
 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
 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
 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
 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
 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
 利也許由桎巢木夷齊餓首陽聖孔稱其賢曰求仁
 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

遊世之樂反泐賢以貨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
 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
 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忌結纓今沙門剃
 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盥旋之容正何
 其遠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
 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
 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正信而無為沙門之

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傳
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聰則不惑
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
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潁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滯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
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
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
冤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
牟子曰是也冤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辭如

五穀之根葉冤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
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有大患以吾有
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
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
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
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
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
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

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
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
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
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
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
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
至道之要實貴寤冥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

鐘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
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亦夷未聞用夷變
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
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
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
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
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
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

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在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舍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隋璧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桷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

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盪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賞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俸黃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食不厭精鱠不厭

通車三卷
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
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昏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
其介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
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
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
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
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
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締綌以御黃
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
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
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
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
巧若拙君子恥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

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
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
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辨老子
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
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
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
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
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
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謬言論豈復治情性履
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
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
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
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淡泊世人學士多譏毀
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牟子曰至味
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童鼓蕭
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絢歌時俗之音必不

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俚之曲和者
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
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公
而刺仲尼皆躡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
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
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
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
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
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

且紆

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吾非辯也
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
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
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
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
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
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圻巨
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
僕譏刺頗得亦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

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
欲滅江海操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拳以翳日光奉土
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
下也

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師載之宏
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觀其崇德辨惑閒邪御侮
教揮大教之耿光蓋閱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
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騰
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乘教
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至牟子乃能玄鑑頓悟

契佛心宗得法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
龍孔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於不聞道不過為一
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矣哉惜其書不能備載
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
在世尚莫能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廓
廓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是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史未
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
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
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

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統領其權其後甘英
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拒五門陽關四
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
類之區品川河障嶺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
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之域莫不
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
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
超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道達之功靡
所傳述予聞之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
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

身捐音
毒篤音

譎古
穴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寒焉超無聞者豈非道祕往
運數開外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
盛齋戒之祀相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
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
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
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
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回報
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道俗無方適物
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曄字蔚宗生
晉末仕於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曄而始

袁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曰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

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麻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麻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袁宏漢紀論佛世罕見全篇東坡大全集所載袁宏論佛說乃唐章瓌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為正云

甲戌 改興平

乙亥 ○穀一石二十五萬錢

丙子 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丑 ○曹公遷都許昌以操為司空劉備為豫州牧 ○是年千歲寶掌和尚至

自西土

戊寅 沙門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起本行等經六部凡

十一卷於洛陽

辛巳 ○曹操與表紹將顏良戰于官渡為關雲長走馬入寨刺殺顏良

己丑 ○吳周瑜破曹公於赤鮮矣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 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羣鶴戀慕故名

氏禱

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

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弥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

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

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

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

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

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

見二人緋素服琴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

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

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

化世界各有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夫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已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惠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屯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

白虹貫
天地

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窈闔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一年己丑歲也

丙申

○道始作靈寶

張陵客蜀居鵠鳴山作此經又造章醮道書二十四卷以惑百姓陵傳子

衡衡傳子魯自号三師結冠謀叛後曹操入蜀率衆降之黃衣始滅三張鬼法自茲始

己亥

○正月魏王曹公薨子丕襲位三月改延康十月帝禪位于丕國號魏改元黃初封帝為山陽公四月俱列侯青龍三年山陽公方崩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于禪陵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

蜀吳附魏五主王士德姓魏年紀魏曹氏都于鄴

雷氏曰明魏武文

高貴陳留歸晉五主四

庚子

武帝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為漢相破黃巾走天下自撰兵書三十卷又性孫子

兵法漢封魏王壽六諡

太祖武皇帝

文帝

丕字桓武帝子受漢禪即位丁未五改黃初月崩嘉福殿壽四十四歲葬于首陵

治七年

辛丑

蜀

姓劉氏二雷氏曰蜀唯二年主都于蜀四十四年

先主

備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頃茅廬幸諸葛亮孔明之謀相關羽張飛為將立蜀三年崩求諡曰昭烈大帝改年安宮葬惠陵壽六十三歲

吳

姓孫氏雷氏曰權亮休浩

大帝

壬寅

大帝

權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蓋孫武子之後吳郡富春人黃龍九年春即正位于南郊遷

都建業

太元二年改神鳳諡大帝改年治三十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蔣陵

一年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始分素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鹿於江峽五嶽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圖或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相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馮劔閣而規雍輦孫氏

場益

英略高枕長江橫武爪牙卧龍威力別據一域吞
噬為心各跨疆場牙巖閑塞廣延俊又以佐股肱
厚禮賢能賓為國寶良匠妙法復此徂來僧會適
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魏禁律勅啓於洛都
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
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普耀焉重疊
再翻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居
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錄今大吳次紀而以魏
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甲辰

蜀後主禪

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四十一
年崩于洛美魏青龍二年武侯卒景元

四年降于魏
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

此云障得

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炎至武昌

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於揚都譯經三部凡

王卷時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

受業于支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謙世稱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

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細是智囊及辟地歸

吳主見而大悅拜為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

五十二卷

丁未

明帝睿改太和

字元仲聰悟能文文之子也景初三
年庚申崩嘉福殿壽三十六葬于高

平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願面試奈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精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游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曰做其聲為梵噴今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立為嗣植荒酒自穢以故得免文帝頗嫉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既而十一年中三

魚山梵始此

巳酉

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年三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遂營墓遺誡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壬子

吳改嘉禾

癸丑

改青龍

丁巳

改景初建丑為正月

戊午

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庚申

齊王芳改元始

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秦王詢宮省事

六年為司治十三年

祚至嘉平

辛酉 舍利 建塔

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子
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遊化為任行至建康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主欲
幽之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
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千塔此其
遺化也權以為誇已曰舍利可得當為塔之苟無驗
則國有常刑會假請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
一舉當加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
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遠我哉更請
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衆懼無人色五鼓矣聞鏗然

闕 苦 濫

有聲起視珥中五色錯若大呼曰黑吾願矣黎明進
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
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
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
初奉會居焉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為農澤好學居貧
無資常為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
羣籍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
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曰問澤曰漢明何年
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

初至計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
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笈
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
人派布加之羅亂歲深方至本國吳主曰孔子制述
典訓教化來葉老莊脩身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
何事佛為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
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出宗炳
明佛論
丁卯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
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
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

甲子

丁卯

罽
居
例

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悻而
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
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
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
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
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
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
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
猶若此淨相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
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

開手奉珠之驗

攝五象名聞遐迩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示其宿曰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曰吾師密有懸記羅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

師子傳法之後連難

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始八年丁卯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自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復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怯於頭王即揮劍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

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
明目果即為光首廣宣宿曰解其疑網事具聖育集及室林傳中
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
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祖羅
難時乃在魏高貴鄉公已卯歲也

已巳 改嘉平

庚午 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芬陀至洛陽與康僧

中夏戒律之始

顓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漢以來法流濫觴比
丘特剪髮而已未有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祀至曹
魏之初一同漢式迨嘉平間天竺曇摩迦羅此云及

梵僧曇無德康僧藏師地梨訶耶乃阿瑜闍第九世
弟子也藏承其後妙善律宗用十僧大行佛制而
以戒心為日用立羯磨受具以夏戒律之始也

辛未 吳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壬申 吳王亮字子明權之以子十一歲即位改元建興治

甲戌 高貴鄉公髦字士彦文帝孫十一歲即位改元正元

治六年

吳改五鳳

丙子 改甘露○吳改太平

戊寅

蜀改景耀

吳王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孫綝廢亮立之

巳卯

蜀宥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為釋子不知恩

遂毀伽藍釋氏二十四祖師子尊者遇害而寐

庚辰

陳留王奐改景元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是年六月大

立常道鄉公即奐也是為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復

位晉王晉王固解八月是為孫晉炎繼其位帝又讓

辛巳

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闢文教是于

始此

闡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癸未

蜀改炎興魏鄧艾兵至後主出降國亡

右蜀漢二主四十三年

併魏

甲申 魏咸熙元

吳王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蜀明主後恣淫虐嘗

十七年死於洛陽

壽四十二改元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通載卷第五

十一

大慶壽寺知藏比丘通友 廣增

助緣流通 程安



